

一杆称子

作者：赖和

镇南威丽村里，住的人家，大都是勤俭、耐苦、平和、顺从的农民。村中除了包办官业的几家势豪，从事公职的几家下级官吏，其余都是穷苦的占多数。

村中，秦得参的一家，尤其是穷困的惨痛，当他生下的时候，他父亲早就死了。他在世，虽曾赚得几亩田地耕作，他死了后，只剩下可怜的妻儿。若能得到业主的恩恤，田地继续赚给他们，雇用工人替他们种作，犹可得稍少利头，以维持生计。但是富家人，谁肯让他们的利益，给人家享。若然就不能其富户了。所以业主多得几斗租谷，就转赚给别人。他父亲在世，汗血换来的钱，亦被他带到地下去。他母子俩的生路，怕要绝望了。

邻右看她母子俩的孤苦，多为之伤心，有些上了年纪的人，就替他们设法，因为饿死已经不是小事了。结局因邻人的做媒，他母亲就招赘一个夫婿进来，他的后父不太能体恤这个前夫的儿子，而且本来做后父的人，很少能体恤前夫的儿子。他后父把他母亲亦只视作一种机器，所以得参，不仅不能得到幸福，又多挨些打骂，他母亲因此和后夫就不十分和睦。

幸他母亲，耐劳苦、会打算，自己织草鞋、畜鸡鸭、养猪，辛辛苦苦，始能度那近于似人的生活。好容易，到得参九岁的那一年，他母亲就遣他，去替人家看牛、做长工。这时候，他后父已不大顾到家内，虽然他们母子俩，自己的劳力，经已可免冻馁的威胁。

得参十六岁的时候，他母亲教他辞去了长工，回家里来，想赚几亩田耕作，可是这时候，赚田就不容易了。因为制糖会社，糖的利益大，虽农民们受过会社刻亏、剥夺，不愿意种蔗，会社就加“租声”向业主争赚，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，哪管到农民的痛苦，田地就多被会社赚去了。有几家说是有良心的业主，肯赚给农民，亦要同会社一样的“租声”，得参就赚不到田地。若做会社的劳工呢，有

一杆称子（赖和）

同牛马一样，他母亲又不肯，只在家里，等着做些散工。因他的气力大，做事勤敏，就每天有人唤他工作，比较他做长工的时候，劳力轻省，得钱又多。又得他母亲的刻俭，渐积下些钱来。光阴似矢，容易地又过了三年。到得参十八岁的时候，她母亲唯一未了的心事，就是为得参娶妻。经她艰难勤苦积下的钱，已够娶妻之用，就在村中，娶了一个种田的女儿。幸得过门以后，和得参还协力，到田里工作，不让一个男人，又值年成好，他一家生计，暂不觉得困难。

得参的母亲，在他二十一岁那一年，得了个男孙子，以后脸上已见时现着笑容，可是亦已衰老了。她心里的欣慰，使她责任心亦渐放下，因为做母亲的义务，经已克尽了。但二十年来的劳苦，使她有限的肉体，再不能支持。亦因责任观念已弛，精神失了紧张，病魔遂乘虚侵入，病卧几天，她面上现着十分满足、快乐的样子归到天国去了。这时得参的后父，和他只存了名义上的关系，况他母亲已死，就各不相干了。

可怜的得参，他的幸福，已和他慈爱的母亲，一并失去。

翌年，他又生下一女孩子。家里头因失去了母亲，须他妻子自己照管，并且有了儿子的拖累，不能和他出外工作，进款就减少一半，所以得参自己不能不加倍工作，这样辛苦着，过有四年，他的身体，就因过劳，伏下病根，在早季收获的时候，他患着疟疾，病了四、五天，才诊过一次西医，花去两块多钱，虽则轻快些，手脚尚觉乏力，在这烦忙的时候，而又是勤勉的得参，就不敢闲着在家里，亦即耐苦到田里去。到晚上回家，就觉得有点不好过，睡到夜半，寒热再发起来，翌天也不能离床，这回他不敢再请西医诊治了。他心里想，三天的工作，还不够吃一服药，哪得那么些钱花？但亦不能放他病着，就煎些不用钱的青草，或不多花钱的汉药服食。虽未全部无效，总隔两三天，发一回寒热，经过有好几个月，才不再发作。但腹已很胀满。有人说，他是吃过多的青草致来的，有人说，那就叫脾肿，是吃过西药所致。在得参总不介意，只碍不能工作，是他最烦恼的所在。

当得参病的时候，他妻子不能不出门去工作，只有让孩子们在家里啼哭，和得参呻吟声相和着，一天或两餐或一餐，虽不至饿死，一家人多陷入营养不良，尤其是孩子们，犹幸他妻子不再生育……

一杆称子（赖和）

一直到年末。得参自己，才能做些轻的工作，看看“尾衙”到了，尚找不到相应的工作，若一至新春，万事停办了，更没有做工的机会，所以须积蓄些新春半个月食粮，得参的心里，因此就分外烦恼而恐惶了。

末了，听说镇上生菜的贩路很好。他就想做这项生意，无奈缺少本钱，又因心地坦白，不敢向人家告借，没有法子，只得教他妻到外家走一遭。

一个小农民的妻子，哪有阔的外家，得不到多大帮助，本是应该情理中的事，总难得她嫂子，待她还好，把她唯一的装饰品——一根金花——借给她，教她去当铺里，押几块钱，暂作资本。这法子，在她当得带了几分危险，其外又别无法子，只得从权了。

一天早上，得参买一担生菜回来，想吃过早饭，就到镇上去，这时候，他妻子才觉到缺少一杆“称仔”。“怎么好？”得参想，“要买一杆，可是官厅的专利品，不是便宜的东西，哪儿来的钱？”他妻子赶快到隔邻去借一杆回来，幸邻家的好意，把一杆尚觉新新的借来。因为巡警们，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，来做他们的成绩，犯罪的事件，发见得多，他们的高升就快。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，含冤莫诉的人们，向来是不胜枚举。什么通行取缔、道路规则、饮食物规则、行旅法规、度量衡规纪，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，通在法的干涉、取缔范围中——。他妻子为虑万一，就把新的“称仔”借来。

这一天的生意，总算不坏，到市散，亦赚到一块多钱。他就先余些米，预备新春的粮食。过了几天粮食足了，他就想，“今年家运太坏，明年家里，总要换一换气象才好，第一厅上奉祀的观音画像，要买新的，同时门联亦要换，不可缺的金银纸、香烛，亦要买。”再过几天，生意屡好，他又想炊一灶年糕，就把糖米买回来。他妻子就忍不住，劝他说：“剩下的钱积积下，待赎取那金花，不是更要紧吗？”得参回答说：“是，我亦不是把这事忘却，不过今天才廿五，那笔钱不怕赚不来，就赚不来，本钱亦还在。当铺里迟早，总要一个月的利息。”

一晚市散，要回家的时候，他又想到孩子们。新年不能有件新衣裳给他们，做父亲的义务，有点不克尽的缺憾，虽不能使孩子们享到幸福，亦须给他们一点喜欢。他就剪了几尺花布回去。把几日来的利益，一总花掉。

一杆称子（赖和）

这一天近午，一下级巡警，巡视到他担前，目光注视到他担上的生菜，他就殷勤地问：

“大人，要什么不要？”

“汝的货色比较新鲜。”巡警说。

得参接着又说：

“是，城市的人，总比乡下人享用，不是上等东西，是不合脾胃。”

“花菜卖多少钱？”巡警问。

“大人要的，不用问价，肯要我的东西，就算运气好。”参说。他就择几茎好的，用稻草贯着，恭敬地献给他。

“不，称称看！”巡警几番推辞着说，诚实的参，亦就挂上“称仔”称一称说：

“大人，真客气啦！才一斤十四两。”本来，经过秤称过，就算买卖，就是有钱的交关，不是白要，亦不能说是赠与。

“不错罢？”巡警说。

“不错，本有两斤足，因是大人要的……”参说。这句话是平常买卖的口吻，不是赠送的表示。

“称仔不好罢，两斤就两斤，何须打扣？”巡警变色地说。

“不，还新新呢！”参泰然地（点头）回答。

“拿过来！”巡警赫怒了。

“称花还很明了。”参从容地捧过去说。巡警接到手里，约略考察一下说：

“不堪用了，拿到警署去！”

“什么缘故？修理不可吗？”参说。

“不去吗？”巡警怒叱着。“不去？畜生！”扑的一声，巡警把“称仔”打断掷弃，随抽出胸前的小帐子，把参的名姓、住处记下，气愤愤地回警署去。

参突遭这意外的羞辱，空抱着满腹的愤恨，在担边失神地站着。等巡警去远了，才有几个闲人，近他身边来。一个较有年纪的说：“该死的东西，到市上来，只这规纪亦就不懂？要做什么生意？汝说几斤几两，难道他的钱汝敢拿吗？”

“难道我们的东西，该白送给他的吗？”参不平地回答。

“唉！汝不晓得他的厉害，汝还未尝到他，青草膏的滋味。”那有年纪的嘲笑他说。

“什么？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吗？”参说。

“硬汉！”有人说。众人议论一回，批评一回，亦就散去。

得参回到家里，夜饭前吃不下，只闷闷地一句话不说。经他妻子殷勤的探问，才把白天所遭的事告诉给她。

“宽心罢！”妻子说，“这几天的所得，买一杆新的还给人家，剩下的犹足赎取那金花回来。休息罢，明天亦不用出去，新春要的物件，大概准备下，但是，今年运气太坏，怕运气带有官符，经这一回事，明年快就出运，亦不一定。”

参休息过一天，看看没有什么动静，况明天就是除夕日，只剩得一天的生意，他就安坐下来，绝早挑上菜担，到镇上去。此时，天色还未大亮，在晓景朦胧中，市上人声，早就沸腾，使人愈感到“年华垂尽，人生顷刻”的怅惘。

到天亮后，各担各色货，多要完了，有的人，已收起担头，要回去围炉，过那团圆的除夕，偿一偿终年的劳苦，享受着家庭的快乐。当这时参又遇到那巡警。

“畜生，昨天跑到哪儿去？”巡警说。

“什么？怎得随便骂人？”参回说。

“畜生，到衙门去！”巡警说。

“去就去呢，什么畜生？”参说。

巡警瞪他一眼便带他上衙门去。

“汝秦得参吗？”法官在座上问。

“是，小人，是。”参跪在地上回答说。

“汝曾犯过罪吗？”法官。

一杆称子（赖和）

“小人生来将三十岁了，曾未犯过一次法。”参。

“以前不管他，这回违犯着度量衡规则。”法官。

“唉！冤枉啊！”参。

“什么？没有这样事吗？”法官。

“这事是冤枉的啊！”参。

“但是，巡警的报告，总没有错啊！”法官。

“实在冤枉啊！”参。

“既然违犯了，总不能轻恕，只科罚汝三块钱，就算是格外恩典。”官。

“可是，没有钱。”参。

“没有钱，就坐监三天，有没有？”官。

“没有钱！”参说，在他心里的打算：新春的闲时节，监禁三天，是不关系什么，还（这）是三块钱的用处大，所以他就甘心去受监禁。

参的妻子，本想洗完了衣裳，才到当铺里去，赎取那根金花。还未曾出门，已听到这凶消息，她想：在这时候，有谁可央托，有谁能为她奔走？愈想愈没有法子，愈觉伤心，只有哭的一法，可以少舒心里的痛苦，所以，只守在家里哭。后经邻右的劝慰、教导，才带着金花的价钱，到衙门去，想探探消息。

乡下人，一见巡警的面，就怕到五分，况是进衙门里去，又是不见世面的妇人，心里的惊恐，就可想而知了。她刚跨进郡衙的门限，被一巡警的“要做什么”的一声呼喝，已吓得倒退到门外去，幸有一十四来岁的小使，出来查问，她就哀求他，替伊探查，难得那孩子童心还在，不会倚势欺人，诚恳地替伊设法，教她拿出三块钱代缴进去。

“才监禁下，什么就释出来？”参心里正在怀疑地自问。出来到衙前，看着她妻子。

“为什么到这儿来？”参对妻子问。

“听……说被拉进去……”她微咽着声回答。

“不犯到什么事，不至杀头怕什么。”参快快地说。

他们来到街上，市已经散了，处处听到“辞年”的爆竹声。

一杆称子（赖和）

“金花取回未？”参问她妻子。

“还未曾出门，就听到这消息，我赶紧到衙门去，在那儿缴去三块，现在还不够。”妻子回答他说。

“唔！”参恍然地发出这一声，就拿出早上赚到的三块钱，给他妻子说：

“我挑担子回去，当铺怕要关闭了，快一些去，取出就回来罢。”

“围过炉”，孩子们因明早要绝早起来“开正”各已睡下，在做他们幸福的梦。参尚在室内踱来踱去。经他妻子几次的催促，他总没有听见似的，心里只想，总觉有一种不明白的悲哀，只不住漏出几声的叹息，“人不像个人，畜生，谁愿意做。这是什么世间？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。”他喃喃地独语着，忽又回忆到母亲死时，快乐的容貌。他已怀抱着最后的觉悟。

元旦，参的家里，忽哗然发生一阵叫喊、哀鸣、啼哭。随后，又听着说：

“什么都没有吗？”“只『银纸』备办在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”

同时，市上亦盛传着，一个夜巡的警吏，被杀在道上。

Provided by Capturing Chinese Publications

www.CapturingChinese.com